

赵绍琴 著

赵绍琴内科学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赵绍琴 著

赵绍琴内科学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赵绍琴内科学/赵绍琴著. --北京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2.1
ISBN 7-5304-2581-1

I. 赵... II. 赵... III. 内科病症-中医治疗法 IV. R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732 号

赵绍琴内科学

赵绍琴 著

*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: 100035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腾飞胶印厂印刷

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9.75 印张 493 千字

2002 年 1 月 第一版 2002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定价: 60.00 元



赵绍琴教授

编委会名单

整 理 杨连柱 赵爱华 彭建中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艾 军 刘 鹏 杨连柱 邱建荣

邱模炎 何志勇 何艳秋 张征宇

张晓阳 林 殷 周长虹 周 群

郑建功 赵爱华 殷晓明 彭建中

序

已故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赵绍琴先生是当代著名中医学家、中医教育家，出生于北京三代御医之家，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，20世纪20年代被公推为北京最早的中医学社名誉社长。赵氏幼承庭训，尽得家传。1934年即继承父业，悬壶北京。后师从御医韩一斋、瞿文楼和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先生，又得数家名医绝技。遂集家学与名师妙术于一身，以三代御医之后名于京都。

赵绍琴教授从事中医临床60余年，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执教40余年，一生献身于中医事业，为保障人民健康、为中医人才培养、为中医学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精湛的医术、高尚的医德，使他很早就名著京华、誉满海内。已故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早在60年代就对赵氏的医术、医风作出了中肯的评价——平正轻灵。晚年的赵绍琴，医术更加精湛，学术上自成一家，在温热病、湿热病、肾脏病、内科疑难病辨治及舌诊、脉学等许多领域都提出了精辟的、独到的学术见解。尤其令人敬佩的是，他不仅以其精湛的医术为成千上万的患者解除了病痛的折磨，而且把他毕生积累下来的宝贵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后学。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说的“大医精诚”，应视为医者的最高境界，赵绍琴教授就是这样的苍生大医。

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我和赵绍琴教授相识、相知几十年，为中医振兴共同奋斗了几十年。早在几年前，就听说赵绍琴教授著有《赵绍琴内科学》，为其毕生临床经验之集大成者，惜乎赵氏生前未能付梓。现该书由其弟子整理出版，以了却赵氏传医授道、济世活人之夙愿。此书之传世也，读之者受其惠，用之者受其惠，为医者受其惠，患病者受其惠。有此书在，赵绍琴不朽矣。

吕炳奎

2001年7月1日于北京

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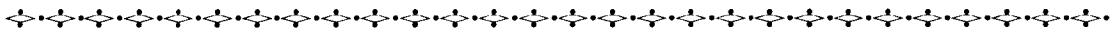
我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,先父赵文魁老先生原系清代光绪年间太医院院使(即院长),医术精湛,尤长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温病、伤寒。先父平生忙于诊务,很少著述。由于耳濡目染的缘故,我从小就酷爱祖国医学,自幼即在先父督导下背诵了《濒湖脉学》、《雷公药性解》、《医宗金鉴·四诊心法》等,这算是我学医的启蒙教育。

13岁时,先父委托其门人瞿文楼先生(清光绪年间太医院吏目)给我讲授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温热经纬》等经典著作。先生要求严格,所讲述的科目中,有不少都由瞿老亲自手抄交我背诵(有的手抄本我现仍很好地保存着)。如《素问》,瞿老不仅要求领会其意,且要求背诵原文及王冰注。自幼家学及瞿老4年多的讲授,使我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。

1934年,先父去世,我遂继承父业,悬壶北京。从那时起,我每日轮流到韩一斋(先父之门人,清末太医院御医)及汪逢春(北京四大名医之一)先生处跟师临床学习,聆听教诲。韩、汪先生治学严谨,学识渊博,态度谦和,诲人不倦。讲解经典,博引众籍,多参以己见;论及病证,侃侃而谈,必深究其理。临证问病,认真细致,一丝不苟。望闻问切,理法方药,条理井然。其言谈音容,犹历历在目,然至今已忽忽六十年矣!现仅将能回忆起的跟诸老学习情况及诸老教诲其精要者,并略附个人体会于后,备同志们参考。

瞿文楼先生(1891~1957),名书源,河北新城人,以第一等第一名毕业于清太医院医学馆。后为太医院恩粮(有薪金的实习医生)、八品吏目(相当于住院医师),民国后在北京行医,为北京著名老中医。先生中医理论造诣很深,且擅长书文。临证问病,有独特见解。瞿老讲述经文,不仅深入浅出,并常验之于临床。临床看病,强调要细心、全面。先生曾说:“治病求本,详诊细参,辨色看舌,务在精细。”一次,一位贵妇人来瞿老处看病,等候颇久,后瞿老为其诊脉,竟长达四五分钟之久,妇人见先生慢条斯理,又不问病家之病状,心中颇为不悦,怒气外形于色。瞿老诊毕,指其右肋下问道:“这里痛有多长时间了?”妇人怒容顿失,笑着应声道:“老先生,我右肋痛已三年多了,沈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全都看过,今天正是为这病来的。”先生之脉诊精湛有如此者。其临证详诊细察,料病如神。

瞿老强调“治病求本”,他说:“鯀湮洪水,医之禁忌。”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,反复讲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。先生说:“今之医家,不审标本,不论八纲,用补药为病家之所喜,每每错补误温,病者无怨。如每见炎症必用凉药,言热则寒之。不知火之初起,最忌攻泄。火郁当发,以导引为贵。疮疡外证,当用调和气血,后期再以活瘀通络,不留后患。切不可早用凉法。以寒则涩而不流,温则消而祛之故也。”瞿老的这些学术见解和经验,对我以后的临床有很大影响。



瞿老对温病的治疗强调宣畅气机，不可一派寒凉。他说：“温虽热疾，切不可简单专事寒凉。治温虽有卫、气、营、血之别，阶段不同，方法各异，但必须引邪外出则一。若不治邪，专事寒凉，气机闭涩，如何透热？又如何转气？轻则必重，重则无法医治矣。方书虽有牛黄丸、至宝丹、神犀丹等，但必须用之得当，早用则恐引邪入里。若后期正虚之时用之，又恐乏运药之力，治病焉能有效！只有用之得当，才能立竿见影。”瞿老此论，我在临床中体会，正是叶天士“在卫汗之可也”、“到气才能清气”、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”的真谛。

瞿老这一学术思想贯穿在他整个临床实践中。特别是他对眼疾治疗有独特见解和丰富经验。他说：“眼疾治疗不当，多能致人失明。”“世人每以目为火户，当属多热。而不知病有新久，新病多热多火，久病则非属火热矣。况虽是火证，亦不可单纯用寒凉之药，因寒则涩而不流，温则消而祛之。”“肝开窍于目，虽为火户，但非实火也，亦不尽是虚火。肝为藏血之脏，血不足，则肝阴失养，阴不足则阳必亢，亢则主热。热者种类繁多，有因郁而致者，有因湿阻滞络脉者，有暴怒之后血瘀气滞者，有外因而引起内伤者……必须详辨，再行施治。俗医见风火赤眼，每用黄连苦寒之极，最遗后患。不知当须先治风热，养血熄风。”对慢性眼疾，瞿老则多从肾水考虑。一次瞿老治一暴发火眼病人，其眼球突然增大，疼痛难忍。先生认为“郁当散，肝热当清”，以独活、川芎、羚羊角等，1剂病减，继则以龙胆草、大黄等苦泻，又1剂，其病若失。

凡郁皆当开。气、血、痰、饮、食、湿，均可致郁，郁久化火，都是热证，岂可一派寒凉？并言“治热以寒”，遏阻气机，病焉有不复加重之理？瞿老之论，源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，出之于自己多年实践，用之于临床，每多效验。

韩一斋先生(1874~1953)，名善长，字一斋，号梦新，北京人。受业于清太医院院判(副院长)李子余，后为太医院御医。先生熟读中医经典，博览群书，对叶氏温病理论最有心得。擅治内科诸证，对肝病、虚损、血症等均有独到之处。在京行医五十余载，每日门庭若市，活人无算。

1934~1940年，我每日定时去韩老处学习。先生治学严谨，诲人不倦。平时诊余，即指导我们学习，并经常结合临床实践讨论疑难病例。他认为，凡志于医者，必须在中医经典著作上打好基础，对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等书，皆须熟读精通，后博览历代医家著述，勤学必须多思，既要领会其意，又要举一反三。他曾说：“熟读经典，博览群籍，贵精善悟，于无文处求文，无字处求字，得其弦外之音，旨外之旨，阴阳在握，玄妙在心，庶几寡过。”在临证中，先生教导我们要细诊详参，权衡病情，立法选药，要合乎规矩，且要灵活应变，师古而不泥古，才能出奇制胜。他说：“事无定体，治有定理，制方必本权衡规矩。虽先圣示我以法，教我以方，当不离于古，不泥于古，以病为务。”先生治病，重视肝郁。因肝为藏血之脏，体阴而用阳，其在志为怒，怒易伤肝。故一般情志不遂，多导致肝郁。郁久或从阳化，或从阴化，两者不同，治宜区别。若从阳化，表现为肝用方面，有肝气、肝火、肝阳之不同。

肝气横逆，易于克脾犯胃。症见胸胁刺痛、噯噫不舒、烦躁不宁、不欲饮食、脉象弦急，治宜疏肝理气。肝气郁结，脾土受克，又有夹湿、夹食、夹痰之别。夹湿则宜宣郁化湿，夹食则宜开郁消食，夹痰则宜行气化痰。

肝郁久化火，火性炎上，其面红而热，头晕耳鸣，口干口苦，恶心泛呕，便结溲赤，甚则舌绛，

脉弦实有力，宜苦寒泄肝折热之法。

肝阳为肝气上逆，冲犯清窍，头晕耳鸣，甚则脉络失和，四肢麻木，胸腹胀满呕逆，急烦不宁，脉多弦劲有力，宜平肝镇逆。

若从阴化，则表现为肝体方面，有阴虚肝热和郁热化火伤阴引起血虚风动。阴虚肝热则心烦失眠，急躁口渴，舌红而干，脉弦而细数，治宜清肝育阴。若郁热化火伤阴，脉络失养，四肢痠痲，脉弦小细数，则宜养血柔肝，熄风宁络。

先生治疗虚损，必分阴阳、别五脏、论气血、顾脾胃，并考虑母子生克关系。阳虚多见外寒，总从维护阳气入手；阴虚每见内热，必用益水制火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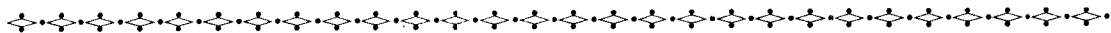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治血证，主张降逆化瘀。他认为凡血证暴吐势猛，稠黏结块者多属热，清稀零星、过劳即发者多属虚；血色紫、光滑者多属热，黑暗浊晦或夹淡稀者多属不足；面唇红赤，舌绛且干，脉细数者属热；面黄唇淡，肢冷不温，脉迟缓虚软者为虚。血随气行，若气虚则血无以固，热郁气迫则血妄行。先生认为血证见大实大热者甚少，苟若属实，吐血日久，未有不伤及气血者，又怎能言其为实证。所以先生说：“治血证以降逆为本，不可独特苦寒泄热，恐其邪热不尽，留阴为瘀，此乃寒则涩而不流、温则消而祛之之理。”

韩老治病，必详审病情，细别标本。升降补泻，常兼顾并用。标本皆虚者，当补；标本皆实者，宜泻。其有标实而本虚或标虚而本实者，必须详审细察，权衡急缓，或舍标从本，或舍本从标。先生曰：“凡降者，必先升，但升者不使过高，降者宜求其缓。降其蕴邪，驱其滞热，升其不足，以补其正，斯为得之。”先生认为升降宜适度，若升之太过，易使其虚热上越，而致跌仆晕厥。久病虚弱者，用通降法时尤应注意使其缓和稳妥为要，防其病去正伤。先生说：“若久病正气大虚，当须用补，但因内蕴积滞，攻补不易，必须审察标本虚实，采用兼顾并筹之法，灵活运用，多能取效。”随先生学习时，每见重病，正虚邪实，攻补两难，他医束手，先生屡用此法，速取良效。

汪逢春先生(1882~1948)，名朝甲，号凤椿，苏州人，吴门望族也。悬壶北京50年。先生博学多才，善书能文，勤学苦读，毅力过人。受业于吴中名医艾步蟾老先生之门。精究医学，焚膏继晷，三更不辍，洎卒業，复博览群籍，虚怀深求，壮岁游京，述职法曹。

汪老诊疾论病，循规前哲，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，诚谓法古而不泥于古也。每有奇变百出之病，他医束手者，先生则临之自若，手挥目送，条理井然，处方治病，辄取奇效。1937~1940年，我随先生学习，先生论病处方，每多撮录，兼参以己见，次日先生必亲自圈阅批点。关键之处，多浓笔重点。如有一妇人妊娠三月，患咳喘，先由我诊治处方，首方以苏子、莱菔子、杏仁、贝母、枇杷叶等宣肺化痰降逆之品。汪老看后批之曰：“苏子降逆力强，胎儿受伤，甚则引起堕坠；莱菔子味辛性烈，弱人尚不可用，况孕妇乎？”又一次，一猩红热病人，我在处方中用了薄荷少许，汪老批之曰：“温疹乃热郁于内，一涌即发，发则无以制止，此方何以还用薄荷？恐其发而不速耶？”并告诫道：“脉数有力，斑出深紫，高热心烦，咽红肿痛，皆是发出之极矣，切不可再行发之，只宜清气凉营，以缓其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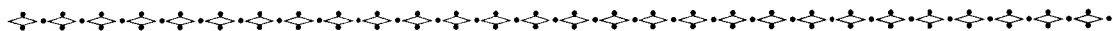
汪老每于望、朔之日，便令组织同砚小集，授课之余，互相研讨，凡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



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等书，皆要求次第理懂。且时于节假之日，携诸弟子，登北海琼岛，假揽翠轩（北海白塔附近之饭店），杯酒言欢，讲授诸书；或共载一舟，荡漾于太液池（北海）中，师生同游，其乐无穷。先生每日患者盈门，活人无算。对湿温伤寒尤有心得，被誉为京都四大名医之一。

跟随韩老、汪老的临床学习，奠定了我的临床基础。

我从自己几十年的中医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，中医理论必须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，才能不断提高。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，只有勤奋读书，不断实践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

作者简介

赵绍琴,男,汉族,1918年12月4日生于北京。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,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顾问,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,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顾问,第七、八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赵师出生于三代御医之家。其曾祖父、祖父和父亲均在清太医院供职为御医。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(正院长),领街头品花翎顶戴,民国初年出任北京中医学社名誉社长。赵师自幼熟读医学典籍,得家学传授,于1934年继承父业悬壶北京。后又拜师于太医院御医韩一斋、瞿文楼和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,跟随三先生临床学习多年,尽得三家名医之真传。1950年赵师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,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学知识。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(即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)成立,赵师受聘执教,主讲本草学,成为北京中医学院的首批教师之一。1958年以后,赵师长期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负责中医内科的教学、医疗和科研工作。1977年调任北京中医学院基础部温病教研室主任。1979年以后以培养硕士研究生为主,先后培养中医温病专业硕士研究生20余名。1990年国家确认其为国家级名老中医,批准带徒二人。自此他以年逾古稀的高龄在临床带教,将自己宝贵的学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的弟子。

赵师得家传师授,在学术上自成一家,创见颇多。他是当代著名的温病学家,擅长治疗温热病。对叶天士提出的温病卫气营血辨治大法有独到的体会和认识。他认为叶氏所说“在卫汗之”并非应用汗法,而是指以辛凉清解达到汗泄透邪的目的,因此温病初起治法不可言辛凉解表,只能是辛凉清解。这一字之差反映了赵师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丝不苟、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。在温病治疗上,赵师尤其善于运用叶天士“透热转气”法救治高热不退、昏迷等危重病证。他把透热转气引申为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温病卫、气、营、血各个阶段的治疗大法,以透邪外出为指导原则,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,大大地发展了叶天士的温病辨治理论。在内科临床方面,赵师以善治疑难重证而著称。其特点是辨证准,立法明,用药少,疗效好。已故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曾盛赞曰“平正轻灵”。赵师创造性地把温病卫气营血的理论应用到内科杂病治疗中,对一些疑难病证主张从营血进行辨证,如白血病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血小板减少性紫癜、病毒性心肌炎、系统性红斑狼疮、慢性肾小球肾炎、肾病综合征、慢性肾功能衰竭、尿毒症等,均从营血辨治,取得了满意的效果。尤其是对现代医学中慢性肾脏疾病研究更为深入,对西医学关于慢性肾病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质疑,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,如“慢性肾病非虚”的观点,“慢性肾病应当忌食高蛋白食物”的观点,“慢性肾病应当运动锻炼”的观点,“慢性肾病可遗传获得”的观点,“慢性肾功能衰竭可以逆转”的观点等。这些观点都是经过了大量的临床实践的检验得到的。这些创新的理论,不仅是赵师学术特色的集中体现,而且也是对中

医学术发展的重要贡献。

赵师得名师传授,又经五十余年临床实践,学术上自成一家。其临床特色十分鲜明。在诊断上特别重视脉诊,强调脉分浮、中、按、沉四部,即把传统的浮、中、沉三候扩展为浮、中、按、沉四部,在温病中以应卫、气、营、血,在杂病中反映标象和本质的关系。如浮、中部所得仅反映疾病的现象,沉、按部所得才反映疾病的实质。实践证明,这是把握疾病本质、确定治疗大方向的关键。在用药方面,除了用药少而精外,善用风药是其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。所谓风药是指那些质轻气清、具有疏解宣透作用的药物,如荆芥、防风、苏叶、白芷、独活、柴胡、升麻、葛根等,其药皆具辛味,性平或温,为传统的解表类药物。赵师对这类风药的运用,其范围远远超出了解表祛邪,而且颇多妙用。如用于升阳、疏肝、解郁、宣阳、疏卫、透热转气、胜湿消肿、利水通淋、疏利气机、疏通经络、利咽喉、止瘙痒、行药力等等,其妙用不可尽言。非随师侍诊,难以得其一二。

赵师临床特色的另一个方面是重视饮食宜忌和运动锻炼。应当说,忌口是中医传统特色,可惜忌口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人们广泛重视。很多人以为医生就是开个药方,忌口不忌口无关紧要。殊不知应当忌口的如果不忌口,那么本来应有的疗效就可能会被某些食物所抵消。如《内经》强调:“热病稍愈,当何禁之?食肉则复,多食则遗,此其禁也。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赵师在临床上特别强调忌口,例如治疗慢性肾病时有一张专门的饮食调控单,上面开列哪些忌食,哪些宜食。实践证明,治疗中忌口的意义十分重大,直接影响到治疗的效果。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患者的运动锻炼,也是配合治疗的重要方面。这里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,过去很多病以养为主,这是认识上的误区。要辩证地看待动与静的关系,适度运动对于治病和养生都是十分重要的。赵师在临床上常常给患者开出一张运动处方,以配合药物治疗。这种见解确实高人一筹。

我等有幸拜师于赵绍琴教授,随师侍诊,聆听教诲,已十余年。深感赵师学术经验之可贵。师恩深厚,无以为报。1996年我们曾在赵师的亲自指导下,精选其临证验案,辑成《赵绍琴临证验案精选》,颇受读者欢迎,但毕竟局限于医案汇编,未能全面反映恩师的学术思想。今赵师仙逝,为弟子者,惟将赵师遗著一一整理付梓,方能回报师恩于万一。《赵绍琴内科学》是赵师遗著之一,较能全面、系统反映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。赵师的其他遗稿,目前正在收集整理中。《赵绍琴医学全集》也在积极筹划之中。愿以《赵绍琴内科学》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。

赵绍琴教授学术继承人

彭建中 杨连柱

2001年7月

目 录

上 篇 杂病证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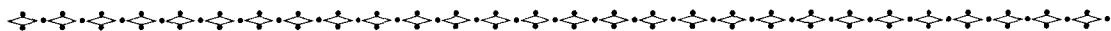
第 1 节	感冒	(3)
第 2 节	咳嗽	(17)
第 3 节	哮喘	(26)
第 4 节	痰饮	(32)
第 5 节	劳瘵	(37)
第 6 节	肺癆(附:肺痿)	(41)
第 7 节	胸痛	(45)
第 8 节	胁痛	(49)
第 9 节	胃脘痛(附:吐酸、嘈杂)	(53)
第 10 节	呃逆	(60)
第 11 节	噎膈(附:反胃)	(64)
第 12 节	呕吐	(68)
第 13 节	腹痛	(74)
第 14 节	泄泻	(81)
第 15 节	痢疾	(89)
第 16 节	便秘	(97)
第 17 节	肠痛	(102)
第 18 节	积聚	(106)
第 19 节	黄疸	(112)
第 20 节	臌胀	(116)
第 21 节	腰痛	(119)
第 22 节	水肿	(125)
第 23 节	五淋(附:尿浊)	(130)
第 24 节	遗尿	(135)
第 25 节	癃闭	(139)
第 26 节	阳痿	(143)
第 27 节	遗精	(148)
第 28 节	疝气(附:奔豚气)	(152)



第 29 节	头痛	(157)
第 30 节	眩晕	(163)
第 31 节	耳鸣、耳聋	(170)
第 32 节	中风	(173)
第 33 节	惊悸	(178)
第 34 节	神昏	(183)
第 35 节	不寐	(188)
第 36 节	郁证	(194)
第 37 节	厥证	(202)
第 38 节	癲、狂、痫	(207)
第 39 节	内伤发热	(212)
第 40 节	消渴	(216)
第 41 节	痹证	(220)
第 42 节	血证	(226)
第 43 节	痿证	(235)
第 44 节	疟疾	(241)
第 45 节	诸虫	(24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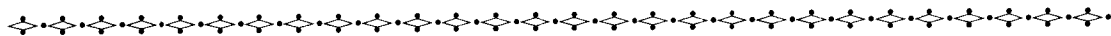
下 篇 医论选粹

第 1 节	“在卫汗之可也”并非应用汗法	(249)
第 2 节	论“到气才可清气”	(253)
第 3 节	论“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”	(256)
第 4 节	谈湿热病的治疗体会	(265)
第 5 节	冠心病的治疗体会	(271)
第 6 节	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临床治疗体会	(274)
第 7 节	痢疾的治疗体会	(278)
第 8 节	肝硬化的治疗体会	(281)
第 9 节	慢性肾炎非单纯肾虚论	(284)
第 10 节	慢性肾病新论	(287)
第 11 节	中医药治疗尿毒症的体会	(290)
第 12 节	火郁证的治疗及体会	(293)
第 13 节	对中医药治疗白血病的再认识	(297)



上 篇

杂
病
证
治



第1节 感 冒

【概述】

感冒是感受时令之邪或非时之气所引起的,初起以鼻塞、流涕、喷嚏、咳嗽、恶寒、发热、头痛等为主要表现的常见外感疾病。一年四季均可发生,但以冬、春季节为多。

冬季严寒当令,春季温暖多风,夏季暑湿蒸迫,秋季天凉气燥,或气候反常,冬应寒而反温,春应温而反寒,夏应热而反凉,秋应凉而反热,这些都给感冒的发生提供了外在条件。但是如果人体正气强盛,调摄适宜,腠理固密,六淫之邪并不能侵袭人体;或即使侵入,病也很轻微。如果人体禀赋薄弱,正气亏虚,或起居不慎,肺卫失调,腠理不固,六淫之邪便可乘机凑之,引起感冒病。诚如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所云:“风雨寒热,不得虚,邪不能独伤人……此必因虚邪之风,与其身形,两虚相得,乃客其形”。

感冒之病,由于四时主气不同,受邪各异,故其性质亦有差别。春季多感风热,夏季多冒暑湿,秋季多触燥凉,冬季多受风寒。因而,感冒的性质就有风寒、风热、伤湿、伤暑、伤燥之别。感受风热多先伤肺卫,感受风寒多先犯太阳,感受湿邪多兼损脾胃。此外,感冒的发生还与体质有关,素体热盛者多病风热,阳虚卫弱者多感风寒,湿盛体丰者多受暑湿,阴虚消瘦者多伤燥邪。

无论何种感冒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:即邪从外来,经肌表、皮毛或口鼻侵袭人体,阻遏卫阳的输布,出现恶寒、发热、头痛、脉浮紧或浮缓、浮数等,病位较浅、病情较轻,尽管起病急骤,只要治疗及时、妥当,一般消退也快,预后良好,很少传变。但若迁延失治,由于正气渐伤,机体抵抗力下降,亦可兼夹或合并他邪,而致变证从生。可见,感冒可以转化为其他疾病,不可轻视。

【病因病机】

感冒的病因,一般可分为两大类。

1. 风寒邪气 邪从外来,以风、寒为主,侵袭皮表,而发生外感症状。治疗以发汗解表、解除风寒为法。

2. 温热邪气 邪从口、鼻吸受而来,从口、鼻经咽喉、气管而入于肺。治疗方法不是发汗解表,而是清温热、利咽喉,名曰清解。

风邪、寒邪侵袭皮表,太阳主表,故太阳经受风、寒侵袭。足太阳经起于目内眦,上额交巅,入络脑还出,别下项,循肩夹脊抵腰中,故周身各关节疼痛,恶寒重,发热高,头痛,腰痛。外邪风寒侵袭皮表,在治疗时一定要用辛温解表药,以开腠理、解风寒,用汗法,并在药后要喝稀粥以